

周孝伯律師受任本館常年法律顧問

言怪道武人爭起

政海逸聞

和沈鴻烈答

此次青島海軍叛變，完全對沈個人

(青島市)(上)

此次青島海軍叛變、完全對沈個人而發、於國家地方毫無影響、此次

此間往來之電車。

風涼了。」
（梨園略）先施一元商店。有一元貨五角貨。中國國貨公司亦有九角九分貨。某棺材店見而眼紅。乃有十元材念元材兩種。

(六)

(道白)

(人衣)

桂系西征，唐生智倒，與詹大悲同置漢口日租界，對政權仍有所戀，於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晚六時被捕，於七時半即與詹大悲同時以共產首領之罪名被處決於漢口濟生三馬路，年三十有七、

李對於自然科學有極深之造詣，故敢於某年湖北暑期學校中自選「相對論」，登台闡發，頗爲學術界之

之內行所尊重，於馬克斯主義，則被稱爲中國有數百

之學者，工具文學，則兼具英法德日文之長，以日日

文發表，恆爲日人所推許，手段敏練，思想細密，

湖北教育界名人如張繼熙（武大校長）、李廉芳（武大事務主任）、王式玉（女師校長）以及現任南京市長石瑛繼張而爲武大校長等，均以新舊之衝突、被李漢俊率其羣衆驅逐而去，故湖北新派人物中、樹敵之多、賈怨之深、以李爲最甚、

李之原配早故、繼室爲萬武定（聲揚之姨妹、夫人於李生時、恆用盡方法、不惜夫妻反目以事積蓄、人或問之、則慘然答曰：「漢俊如此鋒芒、遲早總是死於非命、將來子女之教育費、非略有準備不可也、」結果此語竟成讖焉、李死後、夫人布衣疏食、苦志撫孤、論者稱之、

【邪漫】

數日前、北平行政院政治分委會委員黃郛、曾邀集北平新聞界數百、宏開飲宴、杯酒舉觴、一則以資聯絡、一則所以示昔、得罪於新聞界之歡仄也、但與宴者總理主筆以外、還有校對排字、亦居然附庸其間、甚至有偶將稿件送登熟識之報紙刊布者、亦擠於新聞記者之列、足見北平新聞界、人之多、更亦足以證明黃郛等之寬宏大量矣、黃在宴席報告數語、即有人分送不足二百字之談話稿、本場所登者皆爲此稿、紙早經印成、無庸另配、甚符吃白食之條件、不過黃之架子、本來甚大、宴客宴客、不輕易接見記者、依然一如其舊、則一審晚宴、恐仍等於白費也、

京銀行不肯直接放款之緣由

(時)

(倫敦) 德廢帝舊汽車多輛。在此間拍賣。每輛只十五金鎊。
(司徒波得力鎮) 此間小村。有蘇聯設立之流浪兒公社。現改用電氣化。兒童甚感快樂。
(香港) 裸運。景氣。有移往廣州進行說。
(廬山) 世間將開重要會議。討論察事及川局。黃郛亦有南下參加說。
(南京) 新事。日俄報互相攻訐。究竟誰有背影。不能無疑。戴院長

南京銀行不肯直接放款者有四點、(一)有李筱舫其人、前服務江甯縣糧庫串房、藏有蓋印空白契據甚多、故李造之假契、不易辨認、所能分別者、不過印蓋墨、墨蓋印而已、(二)先填年月日後蓋印爲真、先蓋印後填年月日爲假、(三)魚目混珠、往往莫辨、因計發月一地二契、先在甲處抵押借款、又在乙抵押、無從辨別、(四)南京市路綫、雖經建設委員會議定、呈准國府公佈、然大都未能開闢、最上等之市、往往在開路之時、完全拆去、銀行界人、對於地產、本乏經驗、且無暇去調查、有無糾葛、有無路綫、(五)有持房地產契據到銀行抵押、忽爲族申明異議、家庭發生糾葛、產權殊難確定、此種情形、銀行不能明瞭、(六)南京地產契據、情形非常複雜、既有同治年分老執照、復有善後總局執照、有新驗契、有老契、有老老契、有契尾、有頂門契、有勘丈單、有藍圖、一地之契、多至數件、若不審查清楚、少去一張、即爲契據不完全、易生糾葛、不若上海地皮、道契一張、即爲完備、因以上種種、銀行界乃不肯直接放地產押款、若由地產公司經手者、則調查責任、皆由地產公司負之、李犯罪

所矣、

(二四)

(道老)

文學經紀人

「老章說暢著名的不自責任，我決不同你計較，幸虧密司陸知道你有這個信口開河的脾氣，祇當你是放屁，要走也興，到那邊談吧，」章久，領着頭要走，忽然說要打個電話，他匆匆忙忙的去打電話，回來却變了面色，皺着眉頭，連連搖頭，老賈一望他面色，問道，「怎麼啦？」

「去不成了，就是我說的事情，要變卦了，我本來打個電話去問那個人，約他在晚上回音，他說變卦了，本來要找我去說，吃虧事小，進賬事大，我非趕快去不可，并且我在沒有同那邊說妥之前，我也不能同你們二位，嘍！倒霉，活該輪不到我吃老賈的，不是我吃運差，實在老賈的飯，不是好吃的，」說着就想要走，忽又掏出自來水筆和小簿子，匆匆問了綠楊女士地址，抄了進去，慌慌張張，走了，他一走，又賡了老賈和密司陸兩人，不多一回，便出去吃晚飯，

這一頓飯吃過之後，果然綠楊女士對於老賈的感情深了一層，綠楊女士雖不像報館記者那麼在青島吃了人家一頓飯，就承認自己是蒼蠅，吃了糖果，願意宣傳，可是在吃飯時候，給老賈一陣應酬，使她十分樂意，本來還想約綠楊女士去瞧電影，後來經她堅決回絕，方纔分別，帶着一臉的笑容回到家裏去，